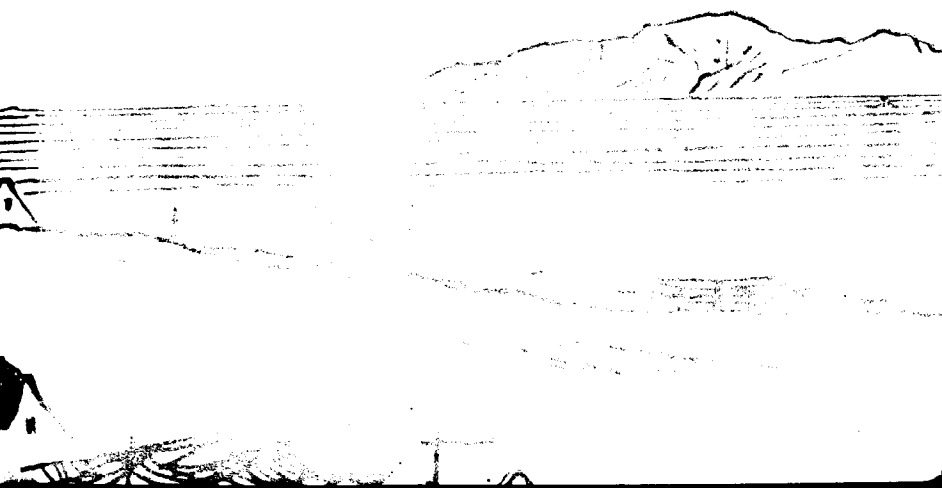


冰 岛 渔 夫

法 罗 逊 著

黎 烈 文 译

法 国 文 学 作 家 法 律



冰 岛 渔 夫

[法]罗 逊 著

黎烈文 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3毫米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135,000字

1931年6月第1版 193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200册

书号10111·1313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粗犷英俊的青年渔夫尧恩从北冰洋捕鱼返回法兰西布勒达涅过冬，认识了富有而娴雅的小姐歌忒，他俩在别人的婚礼上作傣相，两人共舞通宵，柔情蜜意。可是，在这决定命运的夜晚之后，尧恩却没有向歌忒道别就出海了。他爱着雄伟瑰丽的大海，也知道年年漂泊的渔夫是以生命来争取生存权利的，大海将是他最后的归宿，所以他预言要和海结婚。他执拗地回避着歌忒的爱情，令她为之憔悴。两年后，歌忒因父亲去世而陷于清贫孤苦的境地，和那位被侵略战争夺去孙儿的孤老奶奶相依度日时，尧恩却决定和歌忒结婚。他们过了六天美满的新婚生活，歌忒便眷恋不已地送尧恩出海了。待盼到秋天归航的日子，尧恩那艘船却没有回来，那个奇幻的大海终于夺去了他。

出版说明

四十六年前，著名翻译家黎烈文把法国作家P·罗迦的中篇小说《冰岛渔夫》介绍到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上。这部作品受到我国文学界以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本书根据《世界文库》连载的译文重排出版。

译者撰写的《小引》将有助于读者了解这部作品和它的作者。著名作家巴金的散文《怀念黎烈文》，对译者作了朴实的介绍，我们特收入本书之中。

目 次

《冰岛渔夫》小引·····	1
---------------	---

冰岛渔夫

第一部·····	4
第二部·····	53
第三部·····	97
第四部·····	153
第五部·····	188
附录：怀念黎烈文（巴金）·····	207

《冰岛渔夫》小引

黎烈文

本书的作者 Pierre Loti, (P·罗迦——编者), 在中国已不算完全陌生的名字, 好几年前, 徐霞村先生便译过他的 Madame Chrysanthème (《菊子夫人》)。

Pierre Loti原名Julien Viaud, 一八五〇年出生于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小海港Lorient, 而在另一海港Rochefort度过他的童年。他的先人也多以航海为业。Loti可说是生来便与海有缘的。

Loti小时过着非常娇养的生活, 他聪明而多空想, 尤其是眼前的海, 那一碧无际、终日澎湃的海, 给了他以恐怖, 神秘, 寂寞, 凄凉之感, 并引起他对于梦的不可思议的世界的追求。

虽有家庭的反对, 但他随后终于作了海军军官, 挟着彷徨不安的灵魂, 开始无尽的漂泊。

在海上, 他虽象艺术家似的享受着各地不同的美丽的景物, 但同时却痛切地感到世事无常, 死的念头时时萦绕他的脑中。在这种心情底下产生的他的作品, 一面有着强烈的异

国情调，一面还含着浓厚的厌世思想。据他自己告白，他写作的最大理由是想固定他的飘忽的印象，并将他的生命的最好部分从虚无中夺取下来。实际，Loti的大部分作品都可说是他的自传和日记。他的小说大都缺乏真实的动作，严密的组织，可是那种永远变化着的结构，却在我们眼前展露出许多轻快而又饶有暗示的图画。我们不单从这种作品得着种种新鲜的印象，并还在这些印象里面感到某种不可见的力。因此，Loti在近代文学中不仅是所谓“异国情调”的代表作者，并还是一个伟大的impressioniste（印象派作家——编者）。

《冰岛渔夫》（Pêcheurs d'Islande）是一八八六年当他三十六岁时出版的。在这以前，他已有过Aziyadé, Rarahu, Le roman d'un spahi, Le mariage de Loti, Fleurs d'en-nui, mon frère Yves等许多著作，所以《冰岛渔夫》可以算得Loti艺术和思想最成熟时的产物。并且《冰岛渔夫》和Loti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不是作者的自传和日记，而是一本注重情节的、客观描写的真的小说。这里面有着以生命来争取生活的壮烈的战斗，有着青年男女的天真的恋情，有着被命运压坏了的妇女的悲叹。故事展开的地方也变化不定：忽而在愁云惨雾的北极，忽而在炎暑逼人的热带，忽而又回到了荒凉冷落的北法兰西的海岸。

但读《冰岛渔夫》时，使人最受感动的还是海，那伟大而又神秘的海。Loti在这里把他从小所见到的海最具体且最明了地人格化了。古往今来描写海洋的作家虽多，但象Loti一样把海描写得这么雄奇，这么瑰丽，而又这么飘渺不可捉摸

的，实在没有第二个。Loti笔下的海简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人们明明知道它是吞噬人的怪物，但还象飞蛾扑火似的投在它的怀中。在这一点，后来爱尔兰的剧作家约翰沁孤（John Synge 1871—1909）的名作《到海去的骑者》（*Riders to the Seas* 1904）似乎很受了《冰岛渔夫》的影响。Synge作品中那瞧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被海夺去了的老妇人，不是和《冰岛渔夫》中的伊文勒奶奶（*grand' mère Yvonne*）有着类似的命运吗？

Loti的笔调本来以轻快、细腻见称，而《冰岛渔夫》的文章尤其饶有绘画与音乐的魅力。这样的书，要译得象样，实在不是易事。我这译本，只求少有重大的错误，漂亮二字自然是完全谈不到的。但倘有细心的读者，仍能从这样拙劣的译本中，找到一点新鲜的东西，那真是译者最大的安慰了。

第一部

一

他们总共五个人，都有着非常横阔的肩膀，在那阴暗的闻得到盐水和海的气味的房间里，凭着桌子喝酒。那对于他们的身材实在太矮的住室，一端细小起来，同挖空的大海鸥的肚子一样；这住室以一种引起睡眠的悠徐，微弱地摆动着，同时发出一种单调的叹息。

外面，该是海与夜，但从里面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开在室顶的唯一的出口，用木盖关闭了，照亮他们的是一盏摇来晃去的旧挂灯。

炉子里烧着火；他们的潮湿的衣服给火烘着，发散出一些和他们的早烟的烟混合起来的蒸汽。

他们那粗笨的桌子占据着他们所有的住处；桌子的大小恰如其地，周围只剩下仅有的空隙让人把身子溜进去坐在一些贴着橡树板壁安放着的长箱上面。室顶横着几条巨大的梁，差不多触着他们的脑袋；而在他们背后，一些象用厚木

挖成的小床，仿佛安置死人的坟穴一样袒露在那里。这一切的木板都粗糙而且黯淡，浸有湿气和盐；并且都用旧了，都被他们的手掌擦得发光了。

他们各人用碗喝了一些葡萄酒和苹果酒，因此生活的快乐浮上了那些直爽而又诚实的脸孔。现在他们仍旧围了桌子坐着，用着布勒达涅的土话谈论女人和结婚的问题。

靠着顶里面的板壁，在一个算是尊敬的地位，钉有一块木板，那上面安着一尊陶制的圣母。这些水夫的保护神是一种稍稍古旧的陶制物，且还是用着一种天真的艺术着色的。可是陶制的人物比真的人活得长久多了；因此她那涂着红蓝两色的衣裳，在这贫陋的木屋的灰暗的环境里，还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小物件的感觉。她定曾不止一次的在危难的时候听着热烈的祈祷；她的脚下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这五个人都一律穿着厚的蓝色毛绳衣，把上身束得紧紧的，一直套进裤带里面；头上则戴着一种叫作 *suroit*（这是从在我们这半球上会引起雨来的西南风取来的名字）的油布帽。

他们的年龄彼此不同。船长约莫有四十光景；其余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间。最后一个被他们叫作西尔维斯特或鲁尔鲁的，还只十七岁。从身材和力气上说，他已是一个大人；他的两颊上长满了黑的、很细而又很曲的胡须；不过他还保有一双非常温和而且充满天真的，灰碧色的，孩子的眼睛。

因为地方太小的缘故，他们彼此挤得很紧的坐着，虽是

这样缩伏在他们那黑暗的住室里，他们却象是感着一种真的幸福似的。

……外面，该是海与夜，该是黑而且深的水的无穷的悲叹。挂在壁上的一只铜表指着十一点，无疑的是晚上十一点；而靠着木板的室顶，我们可以听到外面的雨声。

他们彼此非常快乐的议论着这类婚姻的问题，——但却绝没说出什么无耻的话。没有，他们所说的是对于那些还没结婚的人的计划，或是故乡某人结婚时发生的可笑的故事。有时他们也带着一声大笑，说出一种稍稍过于直爽的对于爱的快乐的暗示。可是爱情在受着这样磨炼的人们看来，始终是一种正当的东西，即使用放纵的言词说出，它也还差不多是贞洁的。

这之间，因为另一个叫做詹恩（这是一个被布勒达涅人念作尧恩的名字）没有下来的缘故，西尔维斯特觉得厌烦了。

真的，尧恩在那儿去了呢；始终在那上面工作着吗？为什么他不下来参与一下他们的节庆呢？

“可是一会儿就是午夜了。”船长说道。

说完他便站直起来，用头举起木盖，以便从那洞口去叫尧恩。于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亮光从上面落了下来：

“尧恩！尧恩！……喂！‘人’啦！”

“人”从外面粗暴地答应着。

而那从暂时半开着的木盖溜进来的亮光，是那样淡白，简直象是白天的光一样。“一会儿便是午夜了……”可是这亮光

却确乎象是太阳的光，象是一种由许多神秘的镜子从极远的地方反射过来的薄明的阳光。

洞又盖上了，室内仍旧给夜占据着，小灯重又闪出黄色的亮光，大家听到“人”穿着粗笨的木鞋走下扶梯。

他进来了，因为异常高大的缘故，他不能不象一只大熊似的弯作两段。他起初因为盐水的激烈的气味，捏着鼻子做了一个怪脸。

他是稍稍超过了普通人的身量，特别由于他那象木头一样挺直的肩背；当他正面向人时，在那蓝色毛绳衣底下凸现出来的他那两肩的筋络，好象两只分置在他的手臂上的球一样。他生着一对具有野蛮而又雄伟的表情的、非常灵活的褐色大眼睛。

西尔维斯特出乎爱怜的伸出两臂，象小孩子似的把这尧恩拖近自己；他是尧恩妹妹的未婚夫，他把他当作大哥哥一样看待。另一个便带着一种撒娇的狮的神情，任他爱抚，同时报以一个露出洁白的牙齿的微笑。

在他的嘴里有着比较宽裕的地方来安顿的牙齿，疏疏地排列着，现得每颗都是很小的样子。他的金栗色的胡子，虽然从来没有剪过，但却很浅；这胡子在那有着优婉的轮廓的嘴唇上面，非常紧地卷成整齐的两撮；随后，却在两端，在他的口的两个深角上散乱起来。其余地方的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他那红艳艳的两颊上只有着一层新鲜的绒毛，正象从没给人触过的果实的绒毛一样。

当尧恩坐下了时，大家便重新斟满酒，把那见习水夫叫

来装上烟斗，并给点燃起来。

这种点燃烟斗的工作，在这见习水夫是和自己抽两口烟一样。这是一个强健、圆脸的小孩，是这些彼此都有点亲戚关系的水夫的远亲；在他的相当吃力的工作以外，他是这船上娇纵着的孩子。尧恩叫他在自己的杯里喝了一点酒，随后便打发他再去睡了。

这以后，大家重又提起那关于结婚的重要的话题。

“那么你呢，尧恩，”西尔维斯特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喝你的喜酒呢？”

“你不害羞吗，”船长说，“一个象你这样高大的，有了二十七岁的汉子，还没结婚！年轻的姑娘们看见你时会怎样着想呢？”

他却现出一种非常轻视女人的样子，摇着他那可怕的肩膀回答道：

“我的婚礼吗，我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举行婚礼的，这看情形怎样。”

他刚刚度完了他那五年的兵役，这位尧恩。他是在舰队上当炮手时学会说法国话并使用怀疑的言辞的。——这当儿，他开始叙述他最近经过的，那象是持续过半个月之久的结婚。

这是在朗特和一个歌女的事情。有一天晚上，由海上转来的他，带着薄醉走进了一家游艺场。门口有一个女人出卖每扎一路易（二十佛郎）的巨大的花束。他买了一扎，却不知道要怎样处置。随后当他走到里面时，便立刻把他的花

束尽力对着正在台上歌唱的女人掷去，——这一半是一种突发的告白，一半却是对于那在他看来搽得太红的着色傀儡的嘲谑。那女人当时竟被他的花束掷倒了；随后呢，她差不多将他热爱了三个星期。

“并且，”他说道，“当我走的时候，她还把这金表送给了我呢。”

于是，为使大家看到那表起见，他把它当作一件毫没价值的玩具似的掷在台上。

这事是用着一些粗鲁的话语和他个人特有的比喻叙述出来的。但这种文明生活的平常故事，对于这班周围有着海的深沉的静寂，有着那给人以北极的残夏之想的，从顶上瞥见过的午夜的光的原始的人们，是非常听不入耳的。

并且尧恩的这种举动颇使西尔维斯特难过，兼叫他感着惊异。他是他的老祖母——卜洛巴兹纳列克村的一个渔夫的寡妇——在尊重圣礼的雰围中养育大的纯洁的孩子。顶小的时候，他便每天和他祖母一路到他母亲的坟前跪着作一番祈祷。从那位置在断岸上面的墓场，他可以遥遥地望见他父亲以前遭难沉没了的英吉利海峡的灰色的波涛。——因为他祖母和他都没有钱，他很早便得航海捕鱼，他的儿童时代是在海上度过的。他现在每晚还做着祷告，他的两眼还保有着一种宗教的纯真。他也生得漂亮，除掉尧恩，他可算得这船上长得最好的人。他的喉咙非常温和，他那小孩子的音调是和他的高大的身材，黑色的胡须，现得稍稍不相称的。因为他长得非常迅速，他差不多因为突然变得这样高大而感着几分困

惑。他预备不久便和尧恩的妹妹结婚，可是他至今从没接受过任何别的女儿的引诱。

在船上，他们总共只有三个铺位，——两人共一个——因此他们每晚分作两班，轮流着去睡。

当他们完毕了他们的宴会——为着他们的保护神圣母升天节举行的宴会——时，已经稍稍过了午夜了。他们里面的三个人便溜到那象坟墓一样的黑而小的铺位上去睡，其余的三个便回到甲板上去继续那中断了的重要的钓鱼工作；上去的是尧恩、西尔维斯特和一个名叫基约姆的他们的同乡。

外面天是亮的，永远是亮的。

可是这是一种什么也不象的，苍白而又苍白的亮光；这种亮光和消失了的太阳的反射一样，懒洋洋地照在物像上面。在他们的身边，立刻展开一片没有任何颜色可以形容的无穷的空虚，并且除掉他们的船板外，一切都象透明的，难以触知的，荒唐无稽的样子。

肉眼几乎连海都瞧不出来。一眼望去，这象是一种没有任何影像可以反射的颤动的镜子；再看过去，又象是变成了一片弥漫着雾气的平原，——再过去呢，再过去便什么都没有；这是既没有边际也没有轮廓的。

空气的湿润的凉味比真的寒冷还要凛冽，还要侵入肌骨，并且，当呼吸着这种空气时，可以闻到很厉害的盐味。一切都宁静，雨已没有再下了；天空有着一些不成形状且没有颜色的云，仿佛在包藏着这不可名状的潜在的亮光一样；人们可以看得见东西，但同时又觉着是在夜里，并且这一切

东西的苍白，没有任何色差可以称呼。

立在那儿的这三个汉子是从小便在这寒冷的海上，在他们那和幻影一样模糊而又昏昧的影绘里面生活着的。他们终日瞧着这无限的变化在他们那狭小的板屋周围演着，他们的眼睛已经象海洋上的大鸟的眼睛一样把这景象看惯了。

船在原处慢慢摇摆着；老是发出那同样单调的，象由一个睡了的人在梦中反复念着的布勒达涅地方的歌曲一般的叹息。尧恩和西尔维斯特很快地便预备好了他们的钓钩和钓丝，而另一个则开了一桶盐，并磨快他的大刀，坐在他们后面等待着。

这是不消等待好久的。他们刚刚把钓丝投在宁静而又寒冷的水中，便立刻钓着了沉重的、和钢一样闪亮的、灰色的鱼。

于是活跳的鲑鱼接二连三地被他们钓了上来；这种沉默的渔业是迅速而又没有间断的。另一个使用着他的大刀将鱼剖开，弄平，洒上盐，计着数目。于是，那当他们转去时可以获得厚利的咸鱼，便湿淋淋的，新鲜的，在他们身后堆积起来。

时间是单调地过去了，亮光在外界那空漠而又广大的天地慢慢地变化起来；它现在象是比较真切了。以前是灰白色的薄暮，是一种极北地的夏季的黄昏，现在却没有黑夜的间隔便变成了曙光似的光景，被所有的海的镜反射成一条条的蔷薇色的漪涟。

“你确是应当结婚的，尧恩。”西尔维斯特这回把眼睛凝

视着水面，以一种非常严肃的声调突然说。（看他的样子，他似乎知道布勒达涅有什么女郎受了他那大哥的棕色眼睛的诱惑，可是他没有胆量说到这严重的问题上去。）

“我吗！……对啦，最近期内我便会结婚的。”尧恩微笑说，老是现出轻视的样子，转动着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但不是和故乡的任何女人，而是和海结婚，并且那时我会把所有在这船上的人，都请去参加我的跳舞会……”

他们继续钓着鱼，因为时间是不当消磨在谈话上面的；他们正处在一个无限大的鱼群当中，一个经过两天还不曾过尽的移动着的鱼群当中。

前一个晚上，他们大家都不曾睡，在三十小时内，他们钓到了千尾以上的非常肥大的鲈鱼；因此他们的强壮的手臂也疲倦了，他们都昏然睡着了。当他们的身体还醒着，并且机械地继续着那钓鱼的动作时，他们的精神却时时飘浮在熟眠的境界。可是他们所呼吸的大海空气，是和世界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一样洁净，并且是那样的使人兴奋，因而他们虽是疲倦，但还觉得肺脏膨胀，两颊新鲜。

朝晨的亮光，真的亮光，终于到来了；象在浑沌初开的时候一样，这亮光和那仿佛堆积在地平线上的，并且成为沉重的块团停在那儿的黑暗分离起来；因为现在可以看得那么清楚，他们便知道已经脱离了黑夜，——并知道以前的亮光是梦一般的模糊而又奇特。

在这被云遮盖着的天空，正象开在圆屋顶上的窗洞一样，这儿那儿随处有着一些裂口，从那些裂口里透进了许多